

## 绕行花径24圈后,学生终于开口说话

□杭州滨和中学 赖联群

月是我班上的学生。起初,我很欣赏她。她思维敏捷,午间我和学生下棋时,她总会挤进来观战,并鼓励同学努力把我打败;她爱提意见,下课时她会冷不丁地跑过来拉我的袖子,指出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或者失信了。

但她光严格要求别人,经常在周记中对班级、老师和同学提出批评;却不晓得反思自己,以自我为中心,在班级里人缘不太好。为此,我曾经找她谈过几次话,但效果不佳,慢慢地,我也就失去了信心。

一天早上,月因作业敷衍了事被我批评了。恰巧,她妈妈不约而至。

我没有向她妈妈告状,只是了解月在家的学习情况。月的妈妈是农村初中的语文教师,也是懂教育的人,她实事求是地分析起自己的孩子,在赏识孩子为人方正、心地善良、善于朗读等优点的同时,也讲到了存在的问题:性格固执、学习不自觉、不爱读书……

我想,试着再找月谈一次。下午第三节课后,我叫来了月。我并不想教她怎么做,这对性格倔强的孩子是不管用的。我只想听听她对自己的认识,走进她的心灵。

月一脸的不安,我努力绽放自己的笑容。

我问:“早上你妈妈过来了,你知道吗?”

她点点头。

我又笑着问:“回家后你妈妈跟你说了什么?”

她略一沉思,随即摇摇头。

我大笑:“你喜欢头部运动,不喜欢嘴巴讲话啊。”

她咧嘴一笑,旋即合拢。

第一回合较量,我碰了软钉子。

“老师今天叫你来,绝对没有批评你的意思,如果你能跟我像朋友一样谈心,特别是谈谈你在学习方面的困惑和压力,我想老师一定能帮助你找到进步的方法的。和老师谈谈好吗?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你真的不愿意和老师交流?”好长时间的沉默。

“不知道。”终于盼来了她开口,但这三个字比不说还糟糕。

我谈话的热情正一点一点地褪去。干脆,我也给她好长时间的沉默。

许久,我看看她,发现她正尴尬地看着我,有点不安。我想我这是怎么了,跟她赌气,她还是孩子啊。

“可能待在房间里太久,太压抑,空气也不好;也可能你头绪比较多,还没理出来。这样吧,我陪你到外面走一走,或许你会找到说话的感觉。”我的态度绝对真诚。

她看着我。解读她的双眸,我感觉她并不愿意。但我很坚决:“走,边走边说吧。”我拍拍她的肩膀,走出了办公室。她背起书包,跟我一起下了楼。

时间已经是下午4:40了,校园里的喧哗声渐渐淡去,我们沿着主席台后方椭圆形的花径(约120米)散步。

谈心已经演变成一场开口与反开口的较量。

我使出浑身解数,从去年期末她的状态说到开学初她的改变,从她同桌的表现聊到她回家的路线……可是她只是聆听,间或笑笑,根本不搭话。

走到第8圈时,在我追问她是否记得自己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时,她终于开口了:“语文78、数学82、英语60……”

她是开口了,但我胜利了吗?我开始变得急躁起来。这是我接手阳光班以来最艰难的谈话,像一场没有休止的拉锯战,很可能没有结果。当初被我理想化的走进心灵真诚对话最终浓缩成一个简单的问题:在今后的学习和与人交往方面你准备怎么提高自己?

哪怕她表达出“好好学习、善待他人”之类的空洞决心,我们两人就都解脱了,都可以回家了。她的妈妈在家等她,而我的女儿又何

尝不是在家等着我呢?

可我身边的这个小女孩倔强得不近人情,仍然是除了点头就是摇头。

“你还没想好啊,那我们继续走,我可以等你。”我的牛脾气上来了。

她看看我,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边。就这样谁也不说话,又走了一圈。

我在想,教育她不如教训她,我一定要坚持,让她明白:放弃固执是一种超脱。我们继续绕圈走,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我心存侥幸,尽量让话题贴近生活一些,消除她的顾虑,也许她会感动呢。

但我又错了,她只是听,间或看看我,看来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

第18圈。她的步速明显减慢。我问:“累吗?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我们都走了18圈了,你还没想好今后的打算吗?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”她轻轻地说了句。

我们继续走。她张开嘴唇,想说点什么,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天色已经暗下来了,我们足足走了24圈。在一个铁架前,她停了下来,脸色有些苍白。

“还走吗?”

“随便。”

这一刻,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耳熟能详的俗语:强扭的瓜不甜。

“也许今天我陪你走这么长的路是一种错误,因为有些人只说不做,有些人只做不说,如果你是第一种人,你说了也做不到,我何苦要你说呢?如果你是第二种人,你反正会做好的,说不说其实也不重要了。”我苦笑说,看看时间:“太晚了,老师送你回家吧。”

5:45,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小时。

“老师,那你希望我是哪种人呢?”这是她今天下午在我面前讲的第一句完整的话。

我不假思索:“我希望你又说又做,这样,我俩就不用这么

辛苦了。”

相视一笑。

当我把月送到家时,她妈妈正在家门口望穿秋水……

晚上,我坐在台灯下,不断地回忆着几个小时前经历的一幕。我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:对待这样的学生,如何才能真正走进她的心灵?

第二天语文课毕,我叫出月,本想告诉她下午第三节课后继续和她走走,没想到她主动地表达了决心:要从课堂纪律、规范作业、充分利用时间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……

我一脸惊讶,她却没说什么,只给我“说到做到”四个字。

课间,我悄悄地到教室后边观察,月在认真做作业,丝毫没有平时东奔西跑的样子。放学后,我找到她的同桌柳:“今天月的表现怎么样?”

“挺好的,像换了个人似的。”

我重重地把自己扔在椅子上,长长地吁了一口气:这女生真难琢磨。

第三天,我收到了她给我的一张字条。

“赖老师:对不起,那天让您失望了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,您对我好,我妈妈也是。你的口才一级棒,这也是我一直不愿意开口的原因。因为我一张口,你就赢了。沉默是我最好的选择,尽管我的腿走得都酸了。感谢您的不放弃。说实话,前天我还是输了。24圈,每一圈的愧疚感都在加深,我真的被你打动了。谢谢老师,我会努力的。”

突然间,我有流泪的冲动……

实际上,一个默默抗拒着你的学生,她的不回应只是出于自我保护,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她的心里,只不过留给你的,依然是那副冷面孔。

作为班主任,无论如何,只有多赏识学生,不断提高教育智慧,才能走进他们的心灵。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之后,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美好境界也许就会接踵而来。

## 美工刀是“凶器”吗?

□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孙佳丽

这周五的拓展课我准备的主题是“胡萝卜建高塔”,已经提前布置学生带材料:胡萝卜、美工刀、牙签、报纸等。

周四的时候,我又在家委会微信群里提醒了一下,但结果让我有些意外。

群里一共9位家长,8位家长明确表示:这样的拓展课太危险。

在家长看来,刀是锋利的工具,是万万不能让孩子接触的。万一自己切到手、万一被同学刺到、万一课间拿出来玩……

只有一位家长勇敢地替我解了围,明确表示:总要让孩子锻炼一下。

我表示,上课时一定会特别关注和提醒学生们,并做好医药方面的准备。8位家长这才松了一口气,同意让孩子去试试。

拓展课上,在学生脸上我读到了别样的骄傲,学生们感觉自己是大人了,能像大人那样用刀了。虽然是新手上路,但是学生们每切一小刀,都是小心翼翼的,切完一刀,都好像如释重负。

我不断鼓励学生,提醒他们,切的时候不要心急,慢一些,再慢一些,时间绝对够用。

我在微信群进行图片和视频现场直播,让家长们看一看孩子的表现。可还是有两位家长不放心,反复叮嘱要多多关注他们的孩子,对美工刀这一“凶器”要多加小心。

60分钟后,学生们都玩得很开心,每一个小组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当家长们看到孩子的作品——胡萝卜和牙签建成的高塔后,看法终于有了改观。

在某种程度上,我能理解家长们的担心。不放心孩子、不信任孩子,禁止孩子去做家长眼中危险的事。其实,学生有着强大的学习能力,只要明确了操作方法,很多困难的任务,都能通过模仿或者探究完成。这是家长难以想象的。

毕竟孩子不能在家长的庇护下过一辈子,孩子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过度的呵护和代劳,而是适时的放手和引导。

## 学生把小龙虾带到教室里

□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心小学 董彩芳

“老师,一品把小龙虾带到教室了。”一品同桌向我告状。

我望向坐在第一排的一品,他果然用手护着一个塑料袋,满脸通红。

怎么又是他?上次把蜗牛养在铅笔盒里,这次又带小龙虾。我的脸马上阴了下来。不待一品开口,一把扯过他手中的袋子,惊得里面的小龙虾蹦了几下。

我刚好把袋子摔地上,一品冲了上来,一把抓住袋口,央求道:“老师,别弄死它。这只小龙虾是我在路上捡来的,我想养着它。”一品的小脸涨得更红了。

我和一品都紧紧抓着袋子不放,小龙虾蹦得更厉害了,下面的学生都等着看好戏。

我给一品留了条后路:“如果你上课表现好,傍晚我把小龙虾还给你;如果表现不好,我就把小龙虾扔掉。”我怒目瞪着一品。一品的手稍稍松开了一些,我顺势把袋子放到一边。

一下课,一品就查看小龙虾的状况,见小龙虾好好的,似乎松了一口气。

我回办公室,一品马上把小龙虾带来:“老师,别让它跑了。”

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:“我还要替你看管小龙虾?”

一品伸伸舌头,跑回了教室。

傍晚放学前,一品到办公室来订正数学作业,对面的英语教师突然惊叫起来:“呀,我的桌子下面怎么有一只龙虾?”

一品忙低头一看:“是我的,是我的小龙虾。”他嗖地一下,钻到英语教师的桌子底下,小心地抓起龙虾。我一看袋子,里面的龙虾果然不见了。

一品趴在地上,满脸尴尬地看着我。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,连忙扶起一品,帮他掸掉身上的灰尘。

“老师,我去洗一下小龙虾。”一品飞一般地跑走了。

望着一品欢蹦乱跳地背影,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故事:大海退潮后,许多被海浪冲上来的小鱼儿留在了海滩上。一个孩子小心翼翼地、一尾一尾地把这些鱼儿送回大海。一趟、两趟、三趟……海滩上的小鱼实在太多了,而且有的已经死掉了。

路人问孩子:“你这样做,有谁在乎?”

孩子仍不停地运送小鱼,说:“这条活着的小鱼在乎,那条活着的小鱼在乎……”

一品或许就是那个小孩的化身吧,而作为教师的我,简单地把一品的行为定义为调皮,无心学习,却没有探视到他内心那份难得的爱心。为了小龙虾,一品可以努力压抑自己的好动,上课好好表现。

我把袋子还给一品,让他再去清洗干净的小龙虾。

“带回家好好养着,别让它再跑了。”

“谢谢老师。”一品欢天喜地向教室跑去。

数学教师大喊:“一品,还要订正作业。”

“我先去放一下小龙虾,就来。”



《田园居》(水彩)  
袁杰 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

## 明知是谎也当真

□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中心小学 朱郑汇

放学之后,我去教室视察学生值日,远远就听到争执声,我加快了步伐。

教室里,张鹏与同学正吵得不可开交。询问缘由,原来同学指责张鹏偷懒。而张鹏则针锋相对,认为纯属污蔑,双方杠上了。

为了秉公处理此事,我询问了当事双方,种种迹象表明,问题出在张鹏身上。

“就是他。”

“他经常撒谎,老师别相信。”

“他在瞎说,没有扫地。”

……

我说:“张鹏,相信你是个诚实的孩子,还是自己说吧。”我问

着。

张鹏彻底爆发了,随手抓起讲台桌上的红笔用力甩向远处,歇斯底里地冲我吼道:“哼,你算什么老师,不要你管。”

此话一出,学生们目瞪口呆。

竟然顶撞教师?我正想气势汹汹上前质问。

张鹏哭泣着背上书包:“我不想来学校了,你们都欺负我。”

此时由不得多想,我一个箭步把他拦住,拉到一旁。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稳住他的情绪,等他恢复平静之后再进行交流。

“这件事老师会查清楚,可是你觉得自己刚才的态度对不对?”

张鹏啜泣着摇头。

安抚了学生,我再次与值日组长和组员确认,还真是张鹏的

问题。

学生们继续打扫,唯独张鹏趴在桌子上,依旧啜泣着,愤愤着,看来再次质问已行不通。

值日完成,学生陆续离开了教室,张鹏还沉浸在悲伤中,久久不愿抬头。我试探性地问道:“还在责怪同学吗?”

“老师,我……没有……”张鹏哽咽地说着。

“是老师不对,没有调查清楚就冤枉你,不要伤心了。”

听到我诚恳的道歉,他愣了愣,渐渐低下了头。“老师,刚才我偷懒了,只是一时生气所以就……”悔恨的泪水涌出眼眶。

啜泣声时断时续,此时再多的批评也是徒然。我轻轻搭着他的肩膀,静静地坐着,等待他恢复

平静……

第二天早晨,学生陆续到校,一切如旧。来到教室,张鹏正有说有笑地和同桌畅谈,看来他已摆脱昨天的阴影,我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。

正当我转身回办公室,身后传来了甜甜的声音:“朱老师,”只见张鹏微笑着递来一支红笔,“昨天那支笔找不到了,所以我买了一支。”

我满脸惊讶,紧握崭新的红笔,看着他灿烂的笑容。

犯错是学生的天性,教师板下脸批评,只会拉大师生的距离。这次我被学生从“神坛”上拉下来,猝不及防,庆幸自己没有利用威严来对待,而是选择了从高处走下来,走进学生的内心。